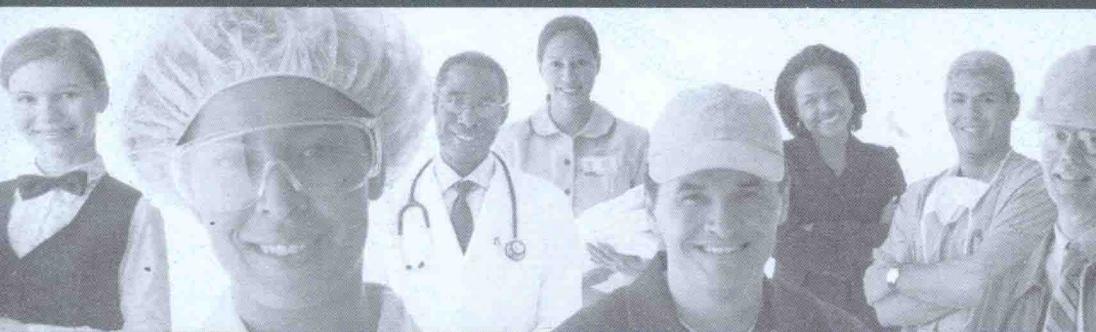


万卷方法

研究方法·基础应用

参与观察法

关于人类研究的一种方法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 Methodology for Human Stud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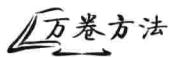
丹尼·L·乔金森 著

张小山 龙筱红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研究方法 · 基础应用

参与观察法

关于人类研究的一种方法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 Methodology for Human Studies

丹尼·L.乔金森 著

张小山 龙筱红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entitled PATICIPANT OBSERVATION, by Danny L. Jorgensen, by Sage Publications, Inc., Copyright©1989 by Sage Publication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utiliz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Copyright©2007 by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参与观察法。原书英文版由 Sage 出版公司出版。原书版权属 Sage 出版公司。
本书简体中文版专有版权由 Sage 出版公司授予重庆大学出版社，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

版贸渝核字（2015）第 15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参与观察法/（美）乔金森（Jorgensen,D.L.）著；张小山，龙筱
红译. —2 版（修订本）.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5
（万卷方法）

书名原文：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 Methodology for Human Studies
ISBN 978-7-5624-8922-1

I .①参… II .①乔…②张…③龙… III .①社会科学—调查研究
IV .①C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3338号

参与观察法

（修订版）

丹尼·L·乔金森 著

张小山 龙筱红 译

策划编辑：雷少波 林佳木 邹 荣

责任编辑：林佳木 版式设计：林佳木

责任校对：贾 梅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940×1360 1/32 印张：5.125 字数：123千

2015年5月第2版 2015年5月第3次印刷

印数：5 501-9 500

ISBN 978 - 7 - 5624 - 8922 - 1 定价：29.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译者前言”

我国社会科学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社会研究方法的运用与探索也有了较大进步，涌现出了不少质量上乘的优秀作品。不过与国际一流水平相比，国内的社会研究方法方面仍然存在相当差距，这在学术期刊以及学位论文上都有比较明显的反映。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研究者在一些社会研究方法论的核心问题上还没有达成真正的共识，进而造成某些不必要的误解和混乱，对于初学者或入门者来说，更是感到迷茫困惑、不知所措（也有少数无知无畏者盲目乐观、过分自信、瞎冲乱撞、不讲章法）。

举一个例子。在本科生和研究生（包括博士生）学位论文开题甚至毕业论文答辩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质性研究的主题，却套用一个定量研究的框架（也有倒过来的，即定量研究的主题，安置了一个质性研究的框架。不过后面这种情况相对少见，一个基本的原因可能是定量研究的写作框架相对固定，程序化的程度比较高）。这些研究设计显示出如下研究理路：试图用少数的个案资料来验证一个已有的理论或预期的假设。殊不知这样的做法从方法论上讲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社会研究领域，几乎任何理论假设原则上都可以找到与之相符合的少数个案。若要切实有效地检验假设，必须运用全部的个案或通过科学抽样得到的有代表性的

样本才行，而不是先入为主地选择少数几个于己有利的特殊个案。实地研究（又称田野研究）不应变成研究者利用个人主观臆断的概念图式或预先接受的理论框架去筛选、锚定甚至裁剪事实材料的捷径——即专门挑拣与研究者主观意图相符合的个别事实，刻意回避那些与原先判断不一致的各类材料，遵循所谓“大胆猜测，小心求证”的原则。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发现那些研究者带着有色眼镜打算发现的现象，而对事情的真相与全貌却置若罔闻、视而不见，根本不可能真正了解和认识经验事实。毫无疑问，如此得到的经验是片面的、扭曲的，所获取的知识也必然是偏狭的、谬误的。

事实上，在比较严格的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中，质性研究通常是用来建构理论的，而定量研究则是用来检验理论的，两者的基本逻辑并非完全一样，评价标准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检验理论的研究过程大致如下：①既定理论，②理论命题，③操作化，④实地调查，⑤得出结论。建构理论的研究过程则对应为：①操作化，②实地调查，③初步结论，④理论命题，⑤提出理论。也就是说，检验理论的研究过程与自然科学的假设－检验模式相似：首先给出既定理论，据此建立可被检验的具体命题，然后设计一个有针对性的、可操作的研究方案，进而在研究现场实施方案、收集所需的经验资料，最后撰写研究发现并结合初始理论展开进一步的讨论；而建构理论的研究过程则体现出“扎根理论”的特点：首先在比较模糊的理论背景下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界定、聚焦，设计出有一定针对性的研究方案，接着在研究现场实施方案、收集相关的经验资料，然后基于对资料的仔细分析得出初步结论，进而提炼出一些概念和范畴，形成某些理论陈述（并不断返回前面的研究阶段，重复同一过程，通过再三检验、比较，逐步修正、完善），最后建构出更具一般性和系统性的理论。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从方法论上讲存在较大差异，但它们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其实是一种互补关系。首先，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都可以用来描述状况，只不过定量研究适合于展示社会整体的结构性一般特征，强调模式化与简约化的重要价值，而质性研究则擅长于揭露具体事件的过程性丰富细节，突出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独特意义。两类描述各有特色，完全可以相互补充。其次，虽然一项具体的研究可以只以

建构理论或检验理论为目标，但完整的社会研究则是二者缺一不可，并构成一个首尾相连的科学研究环；而且，以质性研究方式所获得的理论一方面为定量研究提供了所需检验的理论，另一方面质性研究所获理论若能通过定量研究的检验而得到证实，人们对该理论将会更有信心，而它成立的可能性也往往更大。另外，必须指出的是，一项具体的社会研究不可能是纯粹的质性或定量的研究，而是既有质性的成分又有定量的成分，我们给它贴上质性或定量的标签，其依据无非是看该研究主要运用的是哪种研究方式得出其关键结论的。当今不少研究者积极尝试混合式研究，探索更加合理有效地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完美地结合起来。

还有一点误解需要澄清。不少初学者（包括某些资深研究者）认为质性研究门槛较低，没有什么条件限制与约束，技术含量少，简便易学，现学现会，无需具备科学基础、不用接受专业训练就能轻松胜任，要做的仅仅只是进入现场开展研究就行，坚信车到山前必有路。相反，定量研究门槛较高，存在较多条件限制与约束，技术含量大，复杂难学，不易掌握，必须具备一定科学素养、接受专业训练才能从容应对，至少需要事先学会抽样原理、统计分析、软件运用等专业技术，让人感叹书到用时方恨少。也正因如此，不少研究者望定量研究而却步，转向质性研究寻找机会。其实，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质性研究，若要做好都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相对而言，质性研究看似容易，但做好很难，更具欺骗性。定量研究拥有相对严格规范的研究程序，以及比较公认统一的评价标准，只要掌握了相应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认真踏实践行，无需天赋与灵气，照葫芦画瓢，就能做出四平八稳、可以接受的规范研究。而质性研究由于缺乏严格规范的研究程序，以及比较公认统一的评价标准，因而研究者自由发挥的余地相对很大，对研究者综合素质的要求也往往更高，一般不太可能通过简单模仿已有的研究，按图索骥就能得到质量过得去的研究成果。现实中有些研究者只是到研究现场走马观花地转转，随意找几个当地人海阔天空地聊聊，就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地撰写出长篇调查报告，并且宣称证明了预期理论或取得了重大的研究发现。这类报告大都结构混乱，逻辑不通，材料零散，论证乏力，方法错误，漏洞百出，让人难以卒读。实地研究（或

田野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质性研究方法，运用起来绝非常人想象那样简单平凡，易如反掌，不学也会，无师自通。一项严肃的实地研究通常都要花费至少一年的时间亲历现场，必须深入到当地人的生活当中，由局外人变为局内人，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式收集大量丰富生动的资料，进而展开既繁琐、细腻又极需创造性和想象力的资料整理与分析工作。

参与观察法是社会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也是实地研究的核心技术，在质性研究中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在眼下的大数据时代，有人说传统的抽样调查及数据处理方式已经过时，新的定量研究和统计分析借助总体海量的、杂乱的各种信息，试图找出模糊的相关关系而不是精确的因果关系。那么，历史更加悠久的参与观察法是否会从社会研究中淘汰出局呢？笔者认为，参与观察法作为一个长期深入实地、注重从局内人角度体验、探索社会世界基本意义的田野研究方法，拥有其他方法无可替代的特点和优势，永远都是从事社会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和基本手段。

本书作者乔金森（Danny L. Jorgensen）是美国南弗罗里达大学宗教研究系的教授，并于1999—2006年间担任该系的系主任。他出生于1951年，1979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乔金森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文化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等领域。他出版了多部著作，在《美国社会学杂志》《社会学季刊》《城市生活》《符号互动》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他运用参与观察法做出了许多杰出的研究，是该方法的著名倡导者和享有盛誉的权威人士。本书是作者长期从事参与观察法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的结晶，对于该方法做了非常系统生动而又简明扼要的介绍，是了解和运用该方法极为难得的入门书和参考书。这一版的中文译本，对原译本进行了全面的修订，纠正了一些错误，文字上也做了不少润色，使得新译本的可读性更强了。当然，译文仍会存在疏漏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张小山

2014. 09. 30

作者前言

本书介绍了参与观察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的基本原则和策略，主要针对的是那些没有这方面背景或经验的学生、专业人员、大学教师和学者。运用本书提供的材料，你可以着手开展参与观察研究。本书将帮助你了解并运用参与观察这种独特的研究方法。

参与观察法具有几种不同的概念。从实证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类研究的方法必须与自然科学（例如物理学）的研究方法保持一致，因而参与观察法有时被认为是不科学的 (Easthope, 1971)。然而更为普遍的是，在以探索和描述为目的的科学的研究的初级阶段，参与观察法被实证主义者认为是非常有用的 (Lazarsfeld, 1972; Babbie, 1986)。参与观察中产生的质性描述形成了概括、假设以及测量的概念。简言之，从实证主义的观点来看，参与观察仅仅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观察，是收集资料的一种独特方法，但无助于建构解释性理论这一最终的科学目标。

许多参与观察的热情拥护者，有时候仅将它理解为一种收集资料的方法，另一些时候他们则试图将参与观察法和人类研究的实证主义观念进行协调。例如，参与观察在测量概念、检验假设、提出因果说明等方面，被

认为非常有益 (McCall, 1978; Loftland & Lofland, 1984)。然而，更一般的看法是，把参与观察法概念化，认为它根本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特殊的方法论，仅仅只适于具有人类生活特性的研究。参与观察法虽然没有其他方法那么“科学”——换言之，它归属于人文主义的方法论，然而，它却是为了适应人类研究中独特主题所进行的必要的科学改造 (Bruyn, 1966; Johnson, 1975; Douglas, 1976)。近来一些民族志研究的倡导者将参与观察法的科学地位之争，看作是其发展史上的前现代阶段 (Denzin, 即将出版; Clifford & Marcus, 1986; Rabinow, 1977; Van Maanen, 1983)。

但是，参与观察这一人文主义方法究竟包括什么内容，并非完全清晰。这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缘由。第一，参与观察法的实践者反对用公式表达确定的程序和技术，这种实践被看作是熟练的技巧，不适于任何直线式的机械表述，鼓励对学习参与观察法感兴趣的人拜师学艺，重温以往的研究案例，并且深入观察现场，从直接经验中进行学习 (Wax, 1971)。对许多热情的实践者来说，参与观察法是一种技艺形式，从其本意上讲，几乎就是一种适于形成口耳相传习惯的生活方式。第二，甚至当参与观察法以教科书的形式被明确讨论和表述时，仍然会被强调其具有大量的不同特征。在局内人的意义世界，日常生活的自然环境，进入研究现场，建立相互关系，培养信息提供者，参与、观察、收集资料的其他形式，发现和归纳的逻辑，阐释性理论的建构等方面，都存在分歧很大的论述 (Hinkle & Hinkle, 1954; Lindeman, 1923; Palmer, 1928; Webb & Webb, 1932; Junker, 1960; McCall & Simmons, 1969; Lofland, 1971; Schatzman & Strauss, 1973; Spradley, 1980; Hammersley & Atkinson, 1983)。

为了建立一套参与观察法的概念并便于表述，必须做出某些决定和让步。对我来说，参与观察法是我永久专注的事业——如果不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话，并且是我的社会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不必像我一样投身此项工作，你同样能够恰当地运用参与观察法并从中获益。

各种形式的科学研究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大量不同的非理性的、超科学的因素，这就要依赖于研究者机敏的判断、决定和技巧 (Watson, 1968; Cicourel, 1964, 1968, 1974; Garfinkel, 1967; Knorr - Cetina & Mulkay, 1983)。对参与观察法来讲尤其如此，因为这种实践从根本上讲依靠研究者具有娴熟地适应日常生活具体环境的能力 (Johnson, 1975, 1977)。有些人部分地因为他们的交际能力，很容易与别人建立起关系，较之缺乏这种能力的人，他们更容易开展参与观察研究。同样的道理，有些人可以成为更好的参与观察研究者。

参与观察法的逻辑不是线性的，这种实践要求研究者广泛运用不同的技巧，做出判断，拥有创造性，并且还有许多非理性的因素会影响实际研究的许多方面 (Johnson, 1975; Douglas, 1976; Reimer, 1977)。参与观察法不能只用一系列非常刻板的步骤来说明，不是任何人按图索骥，就能无一例外地获得令人满意的参与观察研究成果。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或不应该以直接的、完全实用的方式来介绍参与观察法。本书在阐述参与观察法的概念时，正视非理性因素对研究者及其研究的影响，提醒研究者对非理性因素保持警觉，鼓励他们特别是在公布研究成果时，坦诚地交代这些影响。此外，本书介绍了参与观察法的技术特征，鼓励从事参与观察法的实践者培养人际交往的技能，培养在研究现场做出创造性的判断、进行敏锐思考及采取机智行动的能力。

要调和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科学概念一向是不可能的。这套系列丛书的编辑们希望我提出一个更普遍或更一般的参与观察法的概念。我已经低调地处理了参与观察法与实证主义方法之间的论战，只是强调参与观察法的特征，而没有过多涉及与实证主义方法之间的对照和比较。我无法阻止读者将参与观察法仅仅当作在实证主义理论及研究的观念中的一种收集资料的方法。这样，参与观察法的作用虽然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但也不会出现太大的不良后果。

然而，我只能把参与观察法当作完全的人文主义的方法加以介绍，

对我自己而言是这样，就该方法的长期传统来说也是如此。直接涉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不仅为参与观察法的研究逻辑和过程提供了参照基点，而且对于那些从非参与者角度来考察模糊不清的现象的研究，也提供了深入其中的有效策略。这些以及参与观察法其他有关方面都极大地依靠现存文献和传统的帮助，尤其倚仗美国人类学和社会学已经建立起来的传统 (Hinkle & Hinkle, 1954; Wax, 1971; Emerson, 1983)。但是本书提出的参与观察概念，旨在提供一个看待这个方法的连贯统一的观点，而不仅仅是些七拼八凑地借用某些元素的组合。我赞同邓津 (Denzin, 即将出版) 提出的观点，参与观察法当前正经历着根本的变化，因为它的实践者们都试图将它与后现代的观点进行整合。我强烈反对那种认为这种变化要求完全排斥已有的传统，或者认为我们不再需要现存的方法或方法论的观点。

本书第1章介绍了参与观察法的概念。第2章讨论并阐述了参与观察法的独特逻辑。后面几章探讨了参与观察法的几个具体方面：进入人类生活的现场（第3章）；参与（第4章）；建立和维持与研究现场的关系（第5章）；观察并收集资料（第6章）；笔记、记录及档案的制作和保存（第7章）；分析结果（第8章）；撤离现场和交流研究成果（第9章）。

我要感谢许多帮助我完成这部作品的人。早年，玛格丽特·纳尔逊 (Margrette L. Nelson) 鼓励我涉足社会学并运用参与观察法。吉塞拉·辛克尔 (Gisela J. Hinkle) 进一步培养和加强了我对于这些方面的兴趣，还发展出一种批判的向度。本书的观点受到斯蒂芬·特纳 (Stephen P. Turner) 的启发，在完成本书的整个过程中，他都给予了我鼓励和支持。约翰·约翰逊 (John M. Johnson) 和大卫·阿尔施莱德 (David L. Altheide) 直接影响了我对于参与观察法的思考和实践。他们向我介绍了杰克·道格拉斯 (Jack D. Douglas) 及其著作，其中许多著作对当前理解这种方法都极其重要。他们还是一个重要的当代实地研究者 (field - workers, 又译田野研究者或田野工作者)

圈子的核心成员，凭借他们的帮助，我得以加入其中。约瑟夫·柯塔巴 (Joseph A. Kotarba)，彼得·阿德勒 (Peter Adler) 和卡洛林·埃莉丝 (Carolyn S. Ellis) 阅读了本书手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卡洛尔·兰波 (Carol Rambo) 使自己成为研究现象的经历，促使我对这一策略进行了重新思考。我深深地感谢负责打字、编辑并使本书得以成形的那位极有才干的幕后功臣，尊重她的要求，在此不公开她的姓名。真诚感谢位于圣彼得斯伯格的南佛罗里达大学纳尔逊·波因特 (Nelson Poynter) 纪念图书馆主任山姆·福茨杜建 (Sam Fustukjian)，以及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特别是海伦·艾伯森 (Helen Albertson)，杰克·舒梅克尔 (Jackie Shewmaker) 和蒂娜·内维尔 (Tina Neville)，他们热情而专业地帮我查找相关文献。朱丽 (Julie)、格丽塔 (Greta)、艾德里安 (Adrean)、艾瑞克 (Eric) 和米奇 (Mikkey) 一直帮助我与现实的日常生活保持着联系。琳 (Lin) 的温情陪伴让我的生命拥有最大的意义。

丹尼·L. 乔金森 (Danny L. Jorgensen)

CONTENT

目 录

第 1 章 参与观察方法论	1
参与观察法的运用	/ 2
参与观察法的特性	/ 3
局内人的观点	/ 4
日常生活世界	/ 5
阐释性理论和理论化	/ 6
开放的逻辑和研究过程	/ 8
深度个案研究	/ 9
参与者的角色	/ 11
收集信息的方法	/ 13
小结 / 练习	14 / 15
第 2 章 界定研究问题	17
研究的社会文化背景	/ 18
开始进行	/ 21
不断发展的界定过程	/ 24
构造概念和确定指标	/ 26
小结 / 练习	30 / 31

第3章 进入研究现场	33
选择现场	/ 34
现场的特征	/ 35
进入现场的策略	/ 40
理解性及选择性观察	/ 44
小结 / 练习	46 / 47
第4章 参与日常生活	49
位置和视角	/ 50
参与观察的形象	/ 52
局外人角色	/ 53
从局外人到局内人的角色	/ 56
局内人角色	/ 57
成为研究现象	/ 60
团队策略和使用助手	/ 64
小结 / 练习	66 / 67
第5章 建立和维持实地关系	69
信任与合作	/ 70
互惠与交换	/ 72
建立关系的策略	/ 74
克服障碍的策略	/ 80
小结 / 练习	82 / 83

第 6 章 观察和收集资料	85
参与中的观察	/ 86
访谈	/ 89
文献及人工制品	/ 96
个人经验	/ 98
小结 / 练习	99 / 99
第 7 章 制作笔记、记录和档案	101
笔记和记录	/ 102
记录的技术	/ 107
记录和档案	/ 110
小结 / 练习	111 / 112
第 8 章 分析和理论化	113
分析的循环	/ 114
编码和归档	/ 114
分类、筛选、建构和重构	/ 117
理论和理论化	/ 118
小结 / 练习	122 / 123
第 9 章 撤离现场和交流成果	125
撤离日常生活现场	/ 126
交流研究成果	/ 128
小结 / 练习	132 / 133
参考文献	135

第1章

参与观察方法论

本章从参与观察法的七个特性对它进行介绍、界定和阐述，描述和分析参与观察法的运用及其局限性，并且将参与观察法与其他方法论及方法，尤其是实验法和调查法进行了对照和比较。

参与观察法的运用

参与观察法几乎适用于人类生活各个方面 的研究。运用参与观察法，可以描述发生了什么，所牵涉到的人或物，事发的时间和地点，怎样发生，为什么发生——起码可以从参与者的角度做出判断——事件在特定的情形下发生的原因。该方法尤其适用于研究人类生活所体现的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研究事件的发生过程，人们与事件的关系及组合，事件的时间连贯性和模式。

参与观察法特别适用于下列学术问题：

- 人们知之甚少的现象（新近形成的群体或运动、情感作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学校、人类的即兴行为）。
- 局内人 (insiders) 和局外人 (outsiders) 的观点存在着严重分歧（族群；工会；管理部门；亚文化，如神秘主义者、扑克游戏者、裸体沙滩成员；甚至一些职业人士，如内科医生、部长大臣、新闻播音员或科学家等）。
- 在局外人看来模糊不清的现象（私密的互动及小群体，如身体和精神的疾病、青少年性行为、家庭生活或宗教仪式）。
- 不为公众所知的现象（犯罪与越轨；秘密群体和组织，如吸毒者和贩毒者、神秘偏执的宗教）。

然而，参与观察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学术问题。例如关于大规模群体的问题，有限的一组变量中明确的因果关系，众多可测量的事物。这些问题最好运用其他的研究方法，如调查法或实验法。只有在至少具备了以下基本条件时，运用参与观察法才最为合适：

- 所研究的问题是从局内人的角度看的，涉及人类的互动和意义。